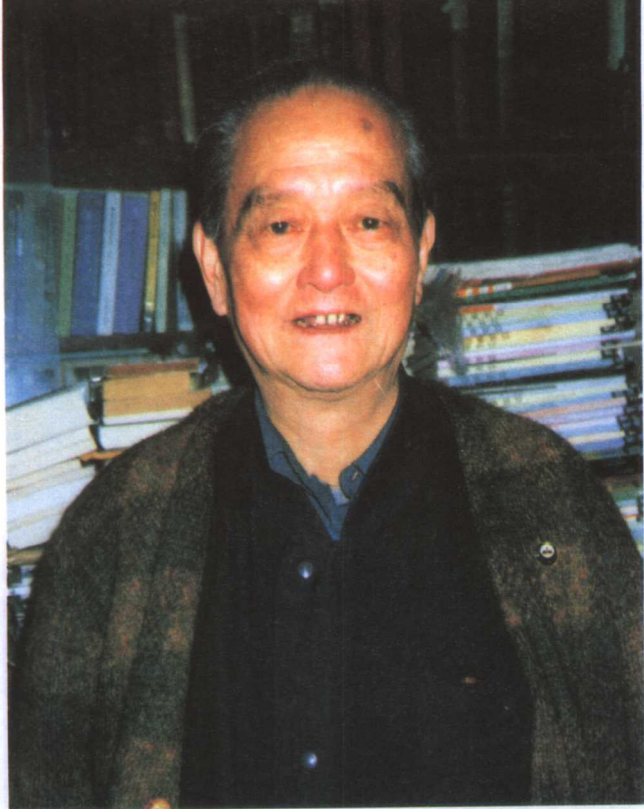


周
劭
著

葑溪寻梦

忆 江 南 丛 书

古
吴
轩
出
版
社



周劭，字黎庵，生于一九一六年，浙江海宁人。东吴大学法学士。十七岁开始写作。三十年代任《宇宙风》等杂志编辑，并出版《葑门集》、《清明集》、《吴钩集》、《华发集》等。四十年代中期，在上海执业律师。五十年代起复回出版界。现任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审。近著有《闲话皇帝》、《清诗的春夏》、《黄昏小品》、《中国明清的官》等。

- ◆葑溪寻梦录 / 1
- ◆苏州的诱惑 / 11
- ◆吴门笈影 / 15
- ◆东吴大学 / 28
- ◆葑溪随笔两则 / 33
- ◆青年的蒋纬国 / 43
- ◆蒋纬国在苏州 / 50
- ◆吴宫幽径 / 62
- ◆世变沧桑拙政园 / 67
- ◆拙政园内的红妆 / 71
- ◆苏城恩怨录 / 81
- ◆苏州御医世家 / 87
- ◆闲话状元 / 91
- ◆苏州的状元 / 95
- ◆苏州的宰相 / 106
- ◆半小时访章记 / 118
- ◆章太炎轶事 / 126
- ◆苏州的寓贤 / 132
- ◆苏州“寓贤”赛金花 / 137
- ◆《孽海花》人物世家 / 147
- ◆魂兮归来,张爱玲! / 152
- ◆由苏至沪杂记 / 156
- ◆苏台怀古札徐訏 / 162
- ◆春天的虎丘道上 / 169

- ◆春来忆江南 / 176
- ◆苏州的饮食 / 183
- ◆令人难忘的苏菜 / 189
- ◆元大昌酒店 / 194
- ◆观振兴的汤包 / 199
- ◆鲃肺汤 / 202
- ◆拼死吃河豚 / 206
- ◆戊戌百年 / 210
- ◆戊戌百年说北大 / 215
- ◆陈石遗与 inflation / 220
- ◆《批本〈随园诗话〉》 / 224
- ◆未见的奇书 / 228
- ◆人总是要做女婿的 / 246

- ◆后记 / 251

葑溪寻梦录



林语堂一九四零年在纽约

忆 江 南 丛 书

1

《苏州杂志》刊出了一组有关清人沈复《浮生六记》的特辑，读了我认为是该期最精彩的文章。陈梦熊先生文中涉及我和许多旧交，如包天笑、郑逸梅、林语堂、俞平伯、张海平（海戈）、周瘦鹃等人，其时为一九三五年，算来已逾一个甲子。那些友人，已无一个尚存人间，回首旧游，真堪叹息。其事的主要人物，为乾、嘉年间的沈复和和一九七六年逝世于香港的林语堂，爰就林语堂所著《瞬息京华》（Moment of Peking）及沈复所著的《浮生六记》并六十年的时间撷取写为寻梦录。

林语堂的最好文章是用中文写西方和用英文写中国，英译《浮生六记》恐怕是后者最早的一

部，它介绍一对十八世纪苏州夫妻的平凡生活，这是西方人士所不能体现的。此文发表于当时的英文《天下月刊》，后来印成中英对照的单行本，销行很广，因为中英文字均极优美，被许多学校采用作为课本，后来是否又在美国重印，则非我所能知，因为太平洋战争发生了。

林语堂曾对我说，他之所以译《浮生六记》，是深深倾倒在陈芸这位女性。举个例，三白的朋友到家中来秉烛夜谈，更深朋友睡着了，芸娘会拿了被子轻轻地覆盖在朋友身上，这种温柔体贴的行动是历来中国妇女不曾有过的。这句话我深深领会林语堂灵魂深处想的是什么。他长我二十多岁，是我的前辈，那时我不便多说什么。

林语堂做任何事都非常认真，对《浮生六记》的翻译也要做到尽善尽美，所以千方百计访求三白夫妇的墓地和居处的遗迹，其实那都是痴绝的傻事，当然结果是一无所获，铩羽而归，是意中的事。夫沈复一介寒儒，毕生潦倒，从逝世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历时至少已百数十年，即使是中产人家的坟墓和遗屋，泰半已湮没和倾颓，哪里还有遗迹可寻。林语堂闽南漳州人，又在美、德留学多年，有一股蛮劲，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在苏郊的荒山中及苏州城内大街小巷间奔波了两天，我则只好叨陪杖履如仪。

陈梦熊先生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专家，其《林语堂关于英译〈浮生六记〉的遗札》一文，所据资



林语堂一九三零年在上海

料很丰富，他所引的林语堂致包天笑有关《浮生六记》的信提及贱名，此信我在近年港台所出的刊物曾见过，而且是影印的林氏手迹。林语堂于苏籍旧文士大概只认识包天笑，对包公不但并未卑视为“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文人，而且因包年齿较长而颇为尊敬。的确，论那时旧文人中，包天笑的学识和文章是彼中的翘楚，正和鲁迅并不轻视周瘦鹃一样，他们都是有真才实学的旧派文人。此一林氏致包遗札，大致是包氏后人在港台散佚出来的。我还记得林语堂讲过有关包天笑的幽默话，他说：“爱尔兰的大作家萧伯纳，一般译法应是‘伯纳萧’，不知何故一反常规颠倒过来，变成萧伯纳，如仍按常规译为‘伯纳萧’，而‘伯纳萧’又应该译为‘包僚笑’，这样，那位英国的幽默大师就堪与中国的‘包天笑’列为兄弟行。”以萧翁与包公并举，可见林语堂对公毅先生的重视了。抗战八年包天笑一直蛰居上海旧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的金谷村，与我相稔，时有过从。那时黄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在北方出版，南北交通阻滞，上海只来到十部，我有幸抢到一部，价钱则不贵，也可属珍品了。还未及细看就被包天笑见到，必欲借阅，只好给他并殷囑限期归赵，不料他竟久假不还。屡索不理，只好于抗战胜利之后登门坐索，不料早已金谷楼空，包先生已被儿子板舆迎养到香港去做寓公了；他的儿子是知名的工程师包可永，是跟随陈仪（公治）

去接收台湾的重要人员。他干没我这本书，我常引为憾事，但又无奈何于这位老前辈。要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上海书店根据原书影印了几千部，才释前憾，而包天笑大致也于斯时修文天上，耆年大德，总已年开百秩了吧！至上海书店的影印本，近来又告售罄，香港、深圳友人要我在上海不惜高价搜购，竟无以应命。

这封林氏遗札，未署发函年月日，陈梦熊推测为一九三五年八九月间，年份当然不误，月份却嫌晚了一些，应以是年六七月间为是。我记得郑逸梅先生去作有不为斋座上客的时间是五月份，正是樱笋鲋鱼入饌时；而所提到九月十六日《宇宙风》半月刊将要创刊确还需要二三个月的筹备时间。札中提及的沈有乾先生，为留美学者，时任圣约翰大学教授，娶了一位洋太太，他为《论语》写了不少极幽默的文章，和复旦大学的全增嘏教授被蒋介石召见时称呼为“全增瑕先生”齐名，都是《论语》最上乘的幽默作者。

其实郑逸梅先生那时我只闻其名而并不认识，我只是奉命辗转托人介绍才去约他的，那时他还不到四十，少林语堂四五岁，他才是真正“礼拜六派”文人，但不属“鸳鸯蝴蝶派”，因为他以掌故和补白知名，并未写过“卿卿我我”的肉麻文字。不过会见后他写的那篇《访幽默大师林语堂》，实在太仔细翔实了，累得林语堂颇受一些前进文学青年的嘲弄和诽议，连我也成了池鱼。实

则郑先生虽是苏人，却久居上海，对苏州古人熟知的是唐伯虎和祝枝山，于一介寒儒的沈复所知也和我们外地人相差无几；他提供的“吴中保墓会”，会中人也一无所知。

文坛上新文学家对所谓“鸳鸯蝴蝶派”和“礼拜六派”旧文人的歧视，到了“八一三”抗战以后便开始消泯，代表人物张恨水和周瘦鹃都被邀加入文艺界抗敌救亡团体，表示文艺界无分畛域的大团结。而郑逸梅先生晚岁更因高年大德，巍然在东南为鲁灵光殿，著作之富，人望之隆，一时无两。八十年代之末，我和他有不为斋一别已半个世纪，却在一九八七年之冬，于大百科全书上海分社召开的一次会议邂逅重逢。郑先生春秋已高，但精神矍铄，神明弗衰。那是一次马拉松式的会议，每晨一早派车来接，晚餐后送归，每天须枯坐十多小时，我便和他并坐在双人沙发上窃窃小语，从未聆听会议的进行如何。关于沈三白墓地和遗屋的情况，当然也是话题之一。那些往事我早已强半忘怀，可怪这位老先生的记忆力竟是那样惊人，说来历历如昨日事。

自在大百科社纵谈后直至郑先生逝世，四五年中他还是著作不辍，但从此没有再见的机会，只记得有一位日本学者要去看他，嘱我先容，我写信征求他意见，覆信是他的亲笔，寥寥数语，是在他的手已颤抖得非常利害的情况下执笔的。

后来世界书局出的所谓《浮生六记》全本，我



周劭与郑逸梅一九八七年冬在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会议上
合影

一看便断为狗尾续貂的伪作，但当时只知道是王文濡的作为。王文濡倒确是一位博学通才，他搜罗过眼的近代笔记小说，可说是无人可与比拟的，他曾为中华书局的副牌文明书局或进步书局编过不知多少本的石印小册子《说库》丛书，包罗了许多罕见的作品，不过因为是石印又用的是有光纸，最多只能保存三四十年，现在恐怕已无处可觅了。旧文人多喜欢作续书，上至《红楼梦》、《水浒》，下至《彭公案》、《施公案》，我见过续书之多不下三四十种。他们认为是游戏笔墨，既不严肃，也不认真，当然更无所谓侵犯版权问题。尤其是号称四大书局之一的世界书局，空拥有上海第一流的印刷设备，却罗致一些无聊文人主持编辑部，所以由它出版伪造的《浮生六记》全本，也无处为奇。

江慰庐先生的《沈复晚年的行踪》，是一篇考据沈复生平极精密的力作，罗列许多与沈复同时人的诗文，证实沈复确曾到过琉球，即使《浮生六记》中后两记仅是存目未及写作，或虽写而佚失，也足以肯定沈复曾有此行役；不过漂海到琉球去，虽皇华持节，也并非美差，漂洋过海，风涛险恶，若三白在国内谋有美馆，自不会冒险前去。沈复虽然命运不济，坎坷终身，不过他的朋友倒都是了不起的人物，那时的状元声名远出于宰相之上，石韞玉是苏州的状元，是他的至友不必说了，石是乾隆五十五年状元，而去琉球的赵文楷也是

嘉庆元年状元，是今人赵朴初先生的上代。江慰庐先生更引青田人端木国瑚《太鹤山人诗集》和海宁人陈文述的《颐道堂文钞》，说沈复是于嘉庆十三年随同正使齐鲲到琉球去的，是沈复经石瑛堂向他的馆后辈齐鲲推荐作为“从客”随使琉球，又说“查出嘉庆十三年（一八零八），清廷又曾应琉球世子之请，派殿撰翰林齐鲲（字北瀛）、给諫费锡章（字西镛）为正副使，东渡册封”，这殿撰两字，应是指一甲一名进士及第后立即授职翰林院修撰的六品官阶，清廷并且规定此一官阶只授给一甲一名进士一人，不作其他官员升降之途，则似乎沈复的朋友中除了石、赵两位殿撰外，又多了一名状元。但是齐鲲这位福建侯官人，中的只是嘉庆六年辛酉恩科（一八零一）二甲第三十名进士，是决不能称为殿撰或修撰的。

琉球是清廷的藩属，又称中山，在甲午割台之前，久已被日本侵袭，由于清廷并不重视那样蕞尔小国，并不以平等相待，所以派使前去不能说“出使”，只好说“册封”，册立该国的国王及颁给清朝正朔，这差使虽然辛苦危险，却是“天使”身份，体制远较一般钦差为隆重尊严，陆贾之金，当然更不必说了。光绪中叶，琉球遭日本侵略，国王遣使到北京求援，但不知向哪个衙门投诉，在北京呆了二年，困苦不堪，最后被五城兵马司查获，几乎作为盗贼查办，结果被递解出境，而琉球已被日本夷为郡县，即今之冲绳。



新版《浮生六记》书影

所佚的两记中《中山记历》之外，另一记陈文和江文多处都作《养生记道》，这个“道”字什么意义令人难解，据我记忆应该是《养生记道》才能理解，或许是“道”和“道”两字形近而误致吧。

从江先生文中知道沈复晚年曾长期作幕如皋县署，引起我一件久贮心头的疑事，写出来公诸于众，或许会有明达能解开这个疑窦之谜。我与如皋冒鹤亭（广生）先生为忘年之交，且与其子孙有三代交往，冒先生身后把所藏书画金石捐献给上海博物馆，该馆于一九九零年或一九九一年开冒先生所捐献的书画金石展览会，我应柬召前往参观，真是琳琅满目，不必细述，只谈看到的一幅山水立轴，使我惊疑不已。我于画是十足外行，真伪好坏都不能强作解人，只说那幅山水的上下款，上款是“巢民仁兄雅嘱”，下款赫然是“三白沈复”，下盖两颗印章，亦是名和字。山水的内容大致是水绘园景色，这真是天大的怪事！明清之际的冒襄和乾嘉之际的沈复，怎能联在一起绘成这样一幅图画呢？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自己无法理解，立刻召来在场几位对书画有研究的熟友同来观看，也和我同样惊奇莫能索解，同声惊叹真是怪事。

六百年前汉族并没有“冒”这个姓，其先人为蒙古族，奇渥温氏，元顺帝北遁，留下来仕明做官，便改姓为冒，世居于扬属的如皋。冒起宗的儿子冒巢民因是明季四公子之一及有董小宛入宫

传为沈复作《水绘园旧址图》



传说而成为名人，但冒鹤亭先生却并非冒襄的嫡系后人，只是同族的关系。鹤亭先生是个老新党，曾参与和戊戌变法与谭嗣同、林旭等六君子为友，他是大学者并精通书画金石，这幅“三白沈复”的山水是他珍藏之物且有关于他的上代，若是伪品，他怎会予以收藏呢？并且上海博物馆的馆员们都是精研书画的高层人士，又怎能接受这样一幅怪画并于展览会中展示于广大观众呢？我当然要问个究竟，但当时会场只有招待员，认识的馆员一个都不在场，只好怀着疑团走出了会场。

隔了几天在友人席上遇到鹤亭先生幼子舒譔先生，我当然要提出此事请他解答，可是他回答说这类事须询问他家的次房长孙怀辛才知道，他无可奉告。后来虽未碰到远在北京的怀辛先生，却遇到在上海的其弟怀苏先生，和他笔谈，便以此相询。怀苏虽是一位美术家，书画皆精，对此也无能为力，看来只能公诸于众，由广大的《苏州杂志》读者来释疑了。

最后是石永昌先生的《沈复与石韞玉》那篇文章，对我更感兴趣，勾起我对一位六七十年前已忘却其名字的同窗好友的怀念，永昌先生称石殿撰为“高高祖”，这个称呼使人难以理解为上几代的祖先，但永昌先生是石琢堂的后人是无可疑了。我有一位同学姓石，苏州吴县人，也是石状元的后人，是在一九三零年左右上海一所教会中学



石韞玉像

的初中同学，他长得聪明英俊，和我非常友好，特点是终岁穿着白色的长衫，可惜不到一年他便转学他校，年久连他的名字都忘掉了，现在若在世，年纪总已在八旬以外了。此人一定是永昌先生的同族，但不知辈行若何，永昌先生能有以告我否？

我在数年前写过一篇《苏州的状元》，文中有一些对苏州状元很不敬的俏皮话，说苏州的状元多得不希奇，有几位状元竟是靠妇女以传的，那便是洪钧靠的是赛金花，陆润庠靠的是擅烧葱烤鲫鱼的妇女，石韞玉则靠的是《浮生六记》中的陈芸娘，若不是那些半月天，纵使三位状元学问再好，在今天是不大会有人提起他们的。虽属俏皮话，但也不无一些道理。只是对永昌先生那样的后人多有得罪之处，我便在这里唱一个喏吧。

林语堂虽然中西文学都擅长，但国学成就究不及梁启超、胡适、王国维、陈寅恪和周氏兄弟，所以有人批评他翻译《浮生六记》不免有疏漏之处，我亦云然。例如尤玉淇先生的《三白书画今何在》一文中所引《坎坷记愁》一段：“有西人赁屋于余画铺之后，放利债为业。”这个“西人”，他在《天下月刊》发表时便译为 Western（洋人），他不知在嘉、道之前，称“东人”并非指日本人而是山东人，而“西人”则是三晋人士，决非洋人，英国马尔嘎尼勋爵才来华觐见乾隆皇帝不久，洋人怎能在苏州安家落户放高利贷呢！我曾向林语堂指出这个错误，他恍然大悟，后来出版单行本时不知改正没有？

苏州的诱惑



章太炎像

北方一家出版社出了一套《学者追忆丛书》，追忆近代康有为、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和王国维五位大学者，其中《追忆章太炎》一书收集了我一甲子前所写一篇有关章先生的少作，并送我厚厚的一本该书，使我有机会拜读许多知名人士所写有关余杭先生的佳作，为过去所未曾获见的，实为幸事。

读完了长达六百页的大书，发觉有一奇事，章氏是浙江余杭人，清代是杭州府属，为小白菜的同乡。但各类文章叙及余杭的很少，倒是所叙都是章氏居苏州的事迹为多，我想这大概是因为章氏晚年定居苏州并在苏州讲学之故；而且章氏于一九三六年逝世也在苏州，并在苏州厝葬了十

多年,解放后才归葬西子湖畔。

恰巧近日又在出版社工作的友人处看到一部来稿,叫做《李根源师友书札》,李根源是云南腾冲人,却也和苏州结不解之缘。我于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在苏两年间,章、李先生都是那时苏州的最上层人物,但均不是苏州人,按过去修方志的说法,叫做“寓贤”。而苏州本籍的则叫做“乡贤”,那时的乡贤最负重望的是张一麐。他们三位都是好友,而章氏与李根源的交谊尤笃。章先生隐居授徒,不预问外事,李、张两位却是社会上有最高的发言权,所谓一言九鼎。

张仲仁先生是袁世凯的老友兼畏友,却反对袁世凯的帝制自为,为群小所忌,排挤出总统府幕僚长的秘书长要职而任闲曹的教育总长,不久亦返还吴门为乡梓重望;及至晚年抗战军兴,他还老骥一鸣,倡议组织“老子军”与日寇决一死战,极为国人钦敬。

李印泉先生虽出身军人,却当过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解职后侨寓苏州,子女并和苏州名门缔结婚姻,与仲仁先生巍然为苏州两位大老。李印泉之负重望,并不是他当过国务总理(好像还只是代总理,并未真除),而是主持公道,热心公益,常为市民乡民撑腰说话。

徐杭先生之居苏州,最好的朋友,便是李印泉,但可惜是为时不久,章氏即捐馆舍,以他的对革命的贡献业绩,李氏为之呈请政府予以国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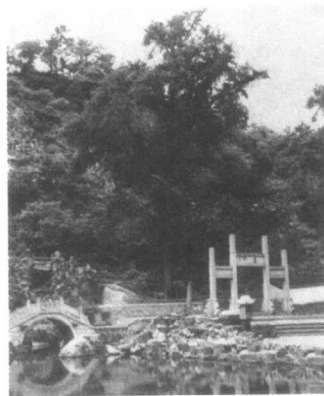
曲园春在堂

只是翌年抗战军兴，未克举行此一隆典。李氏于日本投降后复员返苏，曾一度任江苏监察使，还为章先生厝葬苏州归葬西子湖畔奔走出力。

再追溯上去苏州的寓贤，便是开一代风气的龚自珍和经学大师俞樾了，他俩都是杭州人，却都营别业于苏州，定公别号羽琤山民，他在苏州的属县昆山建造羽琤山馆。这个别业据定公自己说在“玉山之侧”，占地仅“十笏”，每笏二尺六寸，为屋三层，仅仅二丈六尺开阔深浅，可见建筑并不高大，因为定庵并不富有。但却会花却七百两银子去购取一颗汉代玉印，这个印上刻有“婕妤妾赵”四个字，他便定为是赵飞燕之印，夫婕妤只是皇帝后宫的职称，何以见得姓赵的婕妤一定是赵飞燕呢？定庵之狂和风流自喜，这是一例。他得了这颗玉印，便在昆山的羽琤山馆中建有“宝燕阁”，专以贮藏此印，居之不疑认为是赵飞燕的故物。

玉山便是玉峰，也叫马鞍山，现今辟为亭林公园，顾先生纪念馆便在山麓，八十年代中我曾随陈从周、邓云乡两先生应邀往游，听说羽琤山馆遗址便在附近。我沿山麓访寻了一遍，毫无所获，倒是找到了宋代词人刘过的坟，便在亭林纪念馆左侧，业已修理一新；近代龚自珍故业则渺不可得了。

我在六十多年前负笈吴门，在苏州住了还不到一年，暇日总是出游，对苏州名园可说无不涉



昆山玉峰